



# 生命中的那些“想不通”

□ 能源学院 刘瀚晖

最近有同学跟我谈心,说和家里闹得很不愉快,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我听完之后,心里沉甸甸的,想和同学们聊聊关于生命中的那些“想不通”。

有人说,生命是自己的,要为自己负责。这话没错,但更想说,生命是你的,但也不全是你的。它像一根绳子,一头系着你,另一头系着所有爱你的人。你在这头轻轻一松手,那头可能就是天崩地裂。我们常常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觉得眼前的路全都堵死了,仿佛只有一种方式能解脱。可你知道吗?人一旦钻进牛角尖,就容易忘记一件事:路不是只有一条,解法也不是唯一的。

我读初中时,也经历过一段特别难熬的日子。不是因为成绩,也不是因为感情,而是因为一种说不清的迷茫。那时候我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强、不够让人满意。有一次,我站在宿舍阳台上发呆,看着楼下来往的人,突然想:如果我从这里跳下去,会不会就轻松了?这个念头只停留了几秒,就让我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不是因为多勇敢,而是我想起了我的妈妈。她是个特别坚强的人,可我知道,如果她做了傻事,她这辈子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你看,人有时候不是靠“想通”活下来的,而是靠“舍不得”。我们这代人,总被要求“独立”“做自己”,可很少有人告诉我们,“做自己”不等于“一个人硬扛”。

我有个朋友,曾经因为和父亲大吵一架,三年没回家。他觉得父亲不理解他,不尊重他的选择。直到有一天,他偶然在父亲的抽屉里发现一沓厚厚的剪报——是他从小到大发表的所有文章。父亲一句话都没说过,却默默收藏了他所有的“成绩”。我朋友哭了。他说:“我以为他从来不在意我。”

其实,不是所有的爱都会说出口,也不是所有的理解都会及时赶到。你要等,也要主动去寻找。

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学妹,她因为抑郁症休学了一年。回来之后,她跟我说:“哥,我曾经以为死是解脱,后来才发现,活着才是。”她说,在休学的那一年里,她养了一只猫,每天照顾它,看它长大。她开始学着做饭,虽然常常失败;她重新拿起画笔,画那些小时候喜欢却不敢画的东西。她慢慢明白,生命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题,而是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作文题。你可以写砸,可以涂改,甚至可以换一张纸重新开始。

她现在过得很好,工作、结婚、生子。她说:“我很庆幸,当初没有在某个夜晚轻易放弃。”

有人说,自杀是一种选择。但我更想说,那是一种错觉——它让你误以为痛苦是永恒的,困境是无解的。可你知道吗?人的心境会变,环境会变,关系也会变。今天的“想不通”,也许在明天就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转机。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时间从不说话,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你不必急着在今晚就找到答案,你可以等,可以拖,甚至可以暂时逃避。这并不丢人。如果你觉得累了,撑不住了,请你一定要做一件事:说出来。找朋友、找老师、找我,或者去找学校心理中心的老师。你不必担心麻烦别人,因为真正在乎你的人,从来不会觉得你的痛苦是麻烦。

我曾经半夜接到学生的电话,听他哭了半个小时。我一句话都没劝,只是安静地听。后来他说:“老师,谢谢你肯听我说话。”

其实,很多人不是想要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只是需要被听见、被理解、被接纳。我们每个人都是带着伤疤长大的。有的人伤在表面,有的人伤在心底。但请你相信,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些。你的身边有同学、有老师、有家人,还有这个虽然不完美却依然值得期待的世界。

如果你觉得眼前一片黑暗,那可能是因为光正在来的路上。你要做的,就是多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最后,我想对你说:你的生命,是一场独一无二的旅程。它有高峰,也有低谷,有晴天,也有暴雨,但无论是好是坏,它都是你的。别轻易放弃它,因为它还藏着许多你未曾遇见的惊喜——比如某个清晨的阳光,比如某个朋友的拥抱,比如多年后那个更加从容坚定的自己。

我在这里,等你看遍沿途风景,等你慢慢长大。



土建学院 边婧萱/摄

# 济科秋程:银杏漫染上学路

□ 济南校区 陈玥如

济南校区的秋,是从踏入校门那一刻,铺展开的金。迈过庄重的校门,如同走入一条被时间镀金的隧道。两排银杏树像卫兵般夹道相迎,彻底卸去了夏日的青涩,枝桠上缀满了透亮如熔金般的黄叶。晨光不再灼热,而是收敛起锋芒,温柔地穿过叶缝,在甬道青砖上洒下细碎的光斑——那是秋日独有的、带着暖意的印记。往教学楼走去,脚下是一层金色的“地毯”。每一次抬步,落下,“咯吱咯吱”的声音便响起,像是给一天的学习生活打上了开场鼓。这声音在清晨寂静的校园里非常动听,是属于科大秋天的独家声景。

风是调皮的信使,卷着叶片,让它们打着旋儿飘到肩头,偶又有几片轻轻贴在脸颊。抬手拂去时,指尖竟沾上了秋日的暖意,仿佛握住了把转瞬即逝的金色光阴。身边是讨论课业的同学,迈着匆匆赶路脚步,每个人都带着一份向学的好奇与专注,穿行在这片金色的海洋中。

步入大道中段,泰山石静静伫立。它沉稳、内敛,是这片热烈金黄中最坚实的一抹底色。石身的纹路,浸润着秋日清晨的清冽与冷峻,如同岁月留下的刻痕,与周围的银杏形成鲜明对比——一个是永恒的稳固,一个是短暂的绚烂。

走进教学楼,我的脚步不由得慢了下来。从教室的窗户外往下看,校门到教学楼的银杏道尽收眼底。此时,眼前的景致已不再是片段,而是一幅完整的巨型油画——

风一吹,满树黄叶簌簌作响,像无数细小的金铃在摇曳。随后,叶片打着优雅的旋儿飘落,带着不舍与洒脱,铺在甬道上,形成一条通往知识殿堂的软金之路。抱着厚厚书本的同学慢慢走过,抬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银杏叶,低头端详片刻,那片叶片上的脉络,像极了课本中复杂而清晰的知识图谱。最终,他们将这片金色的“标本”小心翼翼地夹进了书页里,将秋色定格为求学岁月的一抹注脚。

随着日头渐高,课间再凭栏远眺,阳光已完全占据了主场。它慷慨地为泰山石镀上一层温润的暖光,原本冷硬的石身也显得柔和起来。银杏叶仍在无声飘落,那抹耀眼的金黄,为校园平添了一份静谧和美好。

光影在这片秋色中,始终扮演着无声的叙事者。从清晨叶尖凝结的露珠,到正午地面浮动的光斑,再到傍晚夕阳为万物染上橘红的余晖——秋的痕迹,藏在迎宾道两旁的银杏树下,落在教学楼前厚重的石阶旁,也融进了科大学子步履匆匆却满怀希望的求学时光里。

这条银杏大道,不仅是学生每日走向课堂的必经之路,更是一年一度如期而至的金色“秋程”。脚下落叶发出的清脆声响,终将成为青春回忆里最温暖的乐章。济南校区的秋,以它的这抹金色,将我们最奋进的时光,如金箔般封存于岁月之中。

# 镜中窥影

□ 计算机学院 陆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作家韩寒的一篇文章——《杯中窥人》,借“纸团”与“水杯”来写“人”与“社会”,这篇随笔借鉴其题目,却没那么深层次的理解,只是借“镜”中“影”来引出“影”中“人”罢了。

“镜”中“影”,当然不只是事物面对镜子时所留下的光亮。它或许是深夜里映射在窗里的一盏灯,乍一看像明月,或许是身旁手机屏幕里所倒映出墙上的时钟,愣一下反而摸不清时间;或许是公园里平静湖泊里所映射的长椅,普通但有平行空间似的意境,而海便达不到这种效果,在相对活泼的它中只能看到海浪。当然一提到“镜”中“影”,最先想到的还是照镜子了,有时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发一小会呆,不知不觉地便会思考那个最富有哲学性的问题——“我是谁呢?”

当然,名字会是第一个从脑海里浮出的答案,但倘若写在纸上,仅仅盯着两或三个汉字看,却也看不透什么,时间长了反而会更加模糊。之后可以去问一下身旁的友人,问问自己是谁,是什么样子,得到的答案常常不拘一格,莫衷一是。毕竟是第三视角,有些奇怪也在所难免。但有位佳人曾告诉过我,知晓自己在每个人面前的样子,也是一种认识自我的方式,对此我也颇为认同。实在不行的话,就去翻一翻古籍,智慧的古人当然很详细地回答过这个问题,从中借鉴一二,对自己也有所启发。其中王阳明先生“眼中他人即为自己”的观点,看似与“他人眼中即为自己”的看法相违背,但总觉得也有些道理。虽然作为一名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选择去信这位守仁先生,相对唯心一点总归也没什么错。

如果实在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或许可以借助外物来“物化”一下。前些日子我对MBTI颇感兴趣,它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性格测评,其本意是辅助职业规划,但现在却发展得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所以很久之前知道这东西时,我是非常抵触的,总觉得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枷锁”,会无形地把人框住。我也做过几次,结果各异,互不相干,便更加确信了之前的想法。但最近辩证地思考一下,倒是觉得这个测评非常有趣,或许可以借助其刻画自己不同的样子,毕竟每个人都是多面的,知晓自己的每一面也未尝不是一个认识自己的好方式。但绝不可本末倒置了。倘若遇事不决、愁眉犹豫之时,绝不可借助其来帮自己做出判断,试图以此知晓自己内心究竟是如何想的。举个例子,遇有缘人绝不可以“1/E”下决断,遇繁琐之事也不可以“1/P”付实践。“做不被定义的人”似乎程度有些太深,不过大体含义是没错的,当我们身处不同的环境中时,要根据环境和自己的变化做出灵活的选择,随“本心”而为。

假如某天晚上,你从梦中缓缓清醒,揉一下惺忪的双眼,本想翻身再续上那个美梦,却记不太清梦中细节,反倒突然想透过窗看一眼外面的样子,可看到的只有被城市没落的霓虹所渲染的黑夜。碰巧当晚的月亮没那么皎洁,不经意间你会发现窗上的玻璃里装着自己的影子,简简单单瞥了一眼便回到床上,但那个倒影却给了你一份莫名的心安。“镜中窥影”,看到的不仅是影子,还有一小部分真实的自己。倘若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也无所谓,行动自然会慢慢写出那个答案。

# 关于山东矿业学院济南分院的记忆

□ 校友 李华中

我调离山东矿业学院(现山东科技大学)已有多,但当年在学校工作生活的记忆依然温馨,其中在矿院济南分院的那段经历是很难忘却的。这个坐落在济南市天桥区堤口路的校园,我曾进进出出整整二十年,从最初的一名青年学生,到后来担任分院党委副书记,这里发生的许多事情一直都清晰地留在我的心里。

这是一个古朴的校园,是“文革”前山东省十所本科院校之一。学校原有南院和北院,“文革”中山东矿院被省委通知下迁兖州,泰安时,南院(办公大楼、图书馆、田径场均在南院)被省煤炭局从纬三经二路搬过来占用。1972年春,我第一次来矿院济南老校园上理化实验课时,校园仅剩北院的核心教学区。走近校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四根石质门墩,垛身以大块黑砂岩雕刻而成,垛顶为五星状穹顶,厚重而壮观。从大门至综合楼,有一条长长的梧桐林荫道贯穿其间。综合楼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座苏式风格的教学楼,红砖灰瓦,拱穹门廊,大楼梯、宽走廊,具有鲜明的20世纪50年代建筑沉稳典雅的风格特征。教学楼前是一排排整齐排列、藤蔓攀援的葡萄架。综合楼后,是礼堂、食堂、操场和学生宿舍区。当时校园虽因搬迁显得冷清,但依然呈现着厚重的工科教育底蕴和文化特色。

济南分院是山东科技大学的发源地。学校起源可追溯到1956年成立的、隶属于国家煤炭工业部的济南煤矿学校。建校之初,由淮南煤矿一位副校长率领三十多名教师来济,在煤炭部济南管理局协同下共同建设。1958年学校升格为山东煤炭工业专科学校;1960年升格为本科,定名为山东煤矿学院。1963年,国务院下文撤销淮南矿院,并将其并入山东煤矿学院。1964年国务院又撤销江西矿院,也并入了山东煤矿学院。随后,济南工学院矿冶专业、济南马鞍山煤炭干部学校和江苏煤专(贾汪)的部分专业相继并入。多所院校的加入使山东煤矿学院如虎添翼,实力迅速壮大。在首任党委书记兼院长刘子光的领导下,全校师生学习“毛著”,工作中团结互助、艰苦奋斗,形成了干部端正、教师敬业、学生勤奋的优良校风。学校蒸蒸日上,成为全国煤炭院校的典范。1966年初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时任高等教育部部长蒋南翔率百余名与会代表来山东煤矿学院参观。随后,煤炭工业部也在矿院召开现场会,推广学校的办学经验。学校发展史上的这段光辉篇章,后来常为老教师们津津乐道。

“文革”期间学校遭受严重摧残。1968年,机电系、基础部等系、部的教师被下放到枣庄煤矿劳动,接受再教育。1970年,学校被强制下迁至兖州,肥城办学,南院校舍资产被省煤炭局占用。北院也未幸免,部分校舍被华北石油管道指挥部、山东财政干部学校(该校系原山东财政学院解散并入山东大学经济系后的剩余部分,1978年后该校并入山东经济学院)占用。此时山东煤矿学院只剩下实验室、印刷厂和家属宿舍。由于仍处“文革”时期,学校无法返回济南。无奈之下,学校合并了泰安煤校,并增设冶金采矿和选矿专业,于1971年11月更名为山东矿业学院。

济南校园在此后二十多年间多次更名。1971年称山东矿院留守处,主任为毛丰飞。1979年学校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这时叫山东矿院济南研究生部,负责人是罗太炎。1983年,校园扩建为山东矿院济南分院,首任党委书记席殿英,首任院长陈翼飞。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保住这座校园,广大师生进行了多次坚持与争取。1973年5月前后,在肥城矿区32工程处办学的矿院采矿系学生,因当地办学条件太差,严重影响正常学习和生活,就自发组织起来,顶着压力乘火车返回济南校园,以求获得稳定安静的学习环境。据采矿71—3班的隋绪同学多年后回忆,当时同学们从省煤炭局招待所拉回被占用的学生床,又从省煤炭局仓库搬回了课桌椅。尽管省教育厅一位领导出面要求同学们返回肥城,但大家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时间到了1980年代,山东矿业学院决定收回被原山东财政干部学校占用的校舍。该处校舍被占十余年,因对方无搬迁条件迟迟不予归还。随着矿院招生规模扩大,自身办学资源日趋紧张,济南分院师生据理力争,要求山东经济学院归还校舍,双方学生甚至发生激烈冲突。事态发展引起两校领导层的高度重视,1987年,在时任矿院党委书记霍万库等同志的努力下,经煤炭部部长于洪恩、山东省省长赵志浩协商,煤炭部拨付给山东经济学院500万元补助资金,该校随后才陆续迁出。

原山东矿业学院在70余年的办学历程中数次合并调整,有聚也有散。1980年,刘炳南、张绍生、杜亚伯等部分教职工依据省煤炭局决定调离矿院,在泰安市西郊凤凰岭创办山东煤炭教育学院。1984年,霍万库、李斌、王炳兴及矿院工民建专业整体转入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

几乎在同时期,矿院济南分院部分专业也被调往烟台,参与组建中国煤炭经济学院。1983年,煤炭部教育司决定由矿院济南研究生部负责人罗太炎到烟台主持中国煤炭经济学院建校工作,随后矿院济南分院经济类学科迁往烟台。到1987年底,矿院济南分院管理工程系、会计系也迁到烟台。

1990年暑假,我到济南分院工作。那年我在黑龙江省鸡西市参加完全国煤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后返回学校,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济南分院任党委副书记。随后我们全家从泰安搬至济南。

我到任时,济南分院设有煤化工系、综合工程系、电气工程系等,同时还设有系统工程与系统科学、矿井建设、工业自动化、矿井通风与安全等特色学科的研究机构。济南分院规模不大,办学条件也并不优越,但毕竟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老校区,有高校办学的扎实底子。它传承着献身煤炭教育事业的精神与从严治校的办学传统,以务实、坚韧的工科院校特有风格塑造着一代代学生。

学校规章制度完善,管理制度严格,干部作风规整,治学态度严谨,学生普遍勤勉。在这样的氛围下,教学科研、学生教育、后勤基建等工作都开展得较为顺畅。我们充分发挥党、工、团组织作用,组织了各种教育教学、学习竞赛、校运会、学生军训、文明宿舍评选、演讲朗诵等活动,并积极发展优秀学生入党,让校园生活丰富多彩、始终充满活力。在山东电视台举办的大学生党史电视大赛中,分院曾取得全省高校第五名的好成绩。

这里虽是矿院的分院,但因地处省城,我常参加省里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还多次参加在秦皇岛、焦作、兰州等地举行的全国煤炭院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后来,我虽然调离了矿院,但利用到省里开会和到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多次去济南分院,与马光成、马殿平、袁云耀、元学广、高永军等老朋友相聚合影。徜徉在改建后的校园,看着新落成的教学楼、图书馆和新的校门,既感熟悉又觉陌生。学校换了新颜,我心中满是怀念和感慨。

如今,这里已是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泰安、济南三大校区之一,采用中外合作办学模式,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英国伍斯特大学开展本科合作项目,成为山科大国际化办学的试验区。随着世纪交替,校园更新,学科重组,国际化办学开启。但无论校区如何变化,那股质朴、坚毅、笃实、创新的“老矿院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我而言,那些曾经走过的路,那些奔走在校园里的年轻面孔,那些为学校发展努力的瞬间,始终温暖如初。在堤口路的高楼深处,那些灯火仍亮着。亮在校园,亮在历史,也亮在每一个见过矿院岁月的人心里。

(作者系学校地质1971级校友,枣庄学院党委原副书记、枣庄市教育局原局长、枣庄市政协原副主席)

